

賊



賊女

著 所 得 梁

版 出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

脫稿後記

許久想寫的一篇小說，現在總算脫稿了。兩三年來，爲了職務纏身，創作的時間零零碎碎，只能寫寫短篇隨筆，至於較長的小說，擱置遷延，久無所成。到現在，生活更爲平凡，文藝創作的希望也就更稀薄了。

然而爲了對平淡生活挑戰，我決意使這篇小說，在本來不適宜於寫小說的環境中產生出來。在我的清水一般淡的生活中，製造一點甜酸苦辣的意味。

初夏以來，白天在編輯室忙着閱稿編報覆信會客，晚上回到近郊的寓所，如果沒有朋友閒談，就在燈下寫幾頁小說。深夜擱筆時，耳邊只聽見郊外一片蛙聲。我

想，我真有點像青蛙，因為事務的執守和文藝的漫遊，兼而有之，簡直成爲精神上的兩棲動物。

時間所啓示我的事情太少，沒有什麼足以貢獻於讀者。而且，脫稿之後，自己重閱一遍，對於所寫如此淺薄，心裏殊覺不滿。現在既然不免要拿去發表，就惟有盼望讀者們，在這枯澀的文筆中，發見字句所未能盡表的「同情」和「生命力」。

因為世上是沒有惡人的，所謂惡人，原是最不幸的人；至於命運的播弄，更不是可怕的事情。一個人若果能以堅厚的心情應付任何的命運，他便是幸福者，他的生命之火焰永久燃燒着，任何風雨不能撲滅。

一九三一年七月廿六，夜半，

梁得所記於上海荊州路四〇五號。

一

夏天的白晝和黑夜是沒有交界的。太陽沉沒了，光和熱依然留戀着；星月又在天未黑之前出現。在這混厚的黃昏中，海面更覺遼闊無邊，祇有遠遠的一隻輪船，做天海交界的標誌。

那是一隻由上海到廣州去的輪船，向南駛着，像老人走路一般，帶着龍鍾疲倦的神態。這輪船是上了年紀的了，船身的油漆剝落，像杭州玉泉的魚的皮，損褪而不知痛；船旁闌干，週圍裝着防禦盜劫的鐵枝，使那重笨的船更加負累，像蘇州田邊的牛，肩起車水機的軛，忠實而遲鈍的走着，走着。

夜色漸深了，含着鹽質的海風把空氣的溫度減低。艙裏因為着了燈，悶熱不過，搭客都上甲板乘涼去。橫一張草蓆，直一把交椅，早已把甲板面積佔滿，後來的簡直找不着立足之地了。

命運把一批沒有相干的旅客，彷彿繁星一般聚攏來。繁星看來是親密地聚攏的，其實每顆星宿，在宇宙間是孤零零地相離億萬里的啊！船的範圍不能把旅客的心載在一起，倚着風攏的一個老人，低着頭，他的心在那裏？輪在帆布椅上的一個漢子，吸完一枝香烟接續又吸第二枝，他的心在那裏？靠着欄干的一個少女，面朝關外，或者是避免別人看見她的眼淚，她的心又在那裏？

旅客也不是絕對孤獨的罷，近船頭纜盤坐着的三個青年，在船上的幾天，無論吃飯睡覺或散步，都見他們同在一處的。其實何止在船上的幾天，他們這樣同食同行的生活已經三四年養成習慣。他們在上海S大學同級同房，是年暑假一同畢業，一同回廣東去。他們彷彿三兄弟，不比兄弟還得關切。在過去的幾年，他們絕少談論友誼而友誼盡在不言中。往後呢，因他們關切的增進然後有這篇故事，趁着開

篇的時候，應該先給讀者介紹。

三個人當中年紀最長的姓洪名濤，聽這姓名好容易以爲是一個粗獷大眼的魯男子，其實這想像是相反了。典型中國書生的洪濤，穿着長衫愈覺身子瘦削，修長的臉部找不出什麼特殊的表情，要說他和藹，他又曾爲一個街邊賣報紙的孩子而掌聲巡捕的臉；要說他強悍，又未聽過他吆喝。「不吃飯就不開口」，「一個銅板買一隻金牛也不笑」，這是同學們對他神態的描寫。其實說他完全不講笑也是假的，卽如有一次讀全一篇痛快的文章。他把眼鏡除下來揩抹的時候，掀起兩頰的戾摺而成笑容，自以爲很夠談諧地說：『我什麼都沒有深進，近視眼却深進了。』

人緣是很巧妙的，那麼靜默的洪濤和那麼好動的何仲達竟成好友。當初仲達也和其他同學一般對於洪濤不大注意的，自從那天，兩人一同在馬路邊躲雨，一個賣報童子被那巡捕從背後一推，連人帶報跌入泥漿裏，洪濤看見就本能地向那巡捕頰上了一掌，當然接着被巡捕揪住。剎那間，仲達的火氣和打架癮一齊沖起，倘非洪濤推開，仲達的拳頭早已送巡捕鼻上了。從巡捕房回來，仲達拜識這位大哥，因爲

從來沒有人攔得住他的拳頭，只有洪濤不費臂力制止他的暴動。

論年齡，身段，和性格，介乎洪濤和仲達之間的，是張汝毅。照相命的說，他的掌紋纖密，所以心思精細而沒有什麼偏見；同時掌心豐厚，一撫就知他是易於相處的人。再舉打巡捕的事做例，當洪濤和仲達從巡捕房回來對他訴述之後，他沉思一會，說：『那巡捕是該打的；不過你們未免魯莽一點罷。』這句話前半代表他的掌紋纖密，後半代表他的掌心豐厚。

理論上，汝毅也許覺得柔和有時不澈底，可是事實做起來，天性不讓他偏激。加以和洪濤仲達相處，環境更使他做折衷的中間人。卽如冬天晚上在宿舍裏，洪濤要關攏窗門睡覺，仲達却要打開，終於由汝毅把朝南的窗子開了一半，既通空氣，又不致太冷。又如這次回廣東，洪濤主張坐大船，他的意思是青年人應當實行克苦節儉；仲達偏偏說辛苦讀書一旦畢業，應該趁大菜間以資慶賀，並且說要代洪濤付足船錢。洪濤不肯接受，難道各走極端嗎？不，有汝毅在便有解決，結果三人都買了官艙票。

在船上三人相聚的時候當然比平日更多，可是談話却似乎少些，不見得話都講完，大概是因家鄉日近，久別而將重逢的人的印象把他們的思念佔據了。當晚在船頭纜盤邊坐着乘涼，許久默然相對。還是那較不耐煩的仲達先開口：

『汝毅，你老是不響不動，又在想什麼？天文還是地理？』

『什麼天文地理，』洪濤接着說，『不用問，是在想着母親，和那更急於見面的陳小姐。汝毅，你敢說不是嗎？』

『畢竟以己度人，』汝毅答洪濤，『你剛才也是緘默着，敢說不是想着你的王小姐？』

洪濤輕輕噓了一口氣，說：『我和你不同，既沒有父母，而王小姐也不能說是我的。雖然她是戚族中待我最好的人，今日能讀完大學，精神上和經濟上都賴着她的照顧。可是老實說，我是一個喪失活潑生趣的一個呆滯人，就算可能的話，也決不讓她的幸福毀滅於我身上。世人都以「佔據」當作「愛」，我希望我的愛不至於那麼淺薄。也許這話誇張了，不過至少我有這樣的希望。』

「你們又來講戀愛了！」仲達插嘴道，「女子！不懂怎的你們把女子看得那麼中用。我呢，有時在運動場下擲鐵餅而懶去檢拾的時候，偶然想有個姑娘替我去拾回來，此外常常覺得女子阻手礙腳。像你們幾天寫一封信，費精神，費時間，年中郵票耗費好幾塊錢，更有違背節儉之道。」末一句有意無意之間，似乎是諷刺洪濤主張坐大艙的節儉主義。在習慣上，仲達是好辯的，因此在校裏他的綽號叫做「必駁」，或者連姓加上去，叫做「何必駁」。他正想提起嗓子接續發揮他的「女子無用論」，汝毅已截住說：

『老弟，別亂嚷，記着你自己的話罷，到時你才知。』

仲達沒有再辯，他平日頗信汝毅說話總有分寸，對汝毅是最少反駁的，這樣一來，談話又中止了。

夜之幕深深地罩住大海。墨藍色天鵝絨似的天空，撒滿棋子似的星兒。天邊幾朵雲影，和海涯的小島隱約相呼召。偶然三兩點啓示暗礁的燈光從遠處閃動。彷彿和繁星相照應。娥眉月本身已是纖瘦，她的影投在波蕩的海面，立刻由纖瘦變成粉

碎了。風浪原是平靖，不過夜靜聽來却很響，尤其是船衝撞的水花，發出兵馬奔騰的聲音；含磷質的海水受磨擦，在船頭的左右放射兩道青光。夜，這麼幽美，莊嚴，而神祕。

蕩動的船身像搖籃一般把仲達送入夢境。由涼變冷的風侵襲洪濤的單薄的身軀，使他不由自主的打了兩個噴嚏。

『還是睡去罷，你冷了。』汝毅對洪濤說了，隨着推醒仲達。

回到艙裏，仲達衣服未除，就躺在牀上續他剛才被打斷的夢。汝毅和洪濤還未覺得就寢的須要。

『明天可到香港吧？』

『當然，後天總得到廣州了。』

他兩正在繼續閒話，忽然一陣騷擾的人聲把他們的話截斷。船的進行由慢而停着。

『什麼事呢？』洪濤問。

『風平浪靜，不見得有什麼意外吧。』汝毅併息探聽。

砰！砰！兩響槍聲，彷彿就是在艙門外發的。

仲達給槍聲喚醒，本能地爬起來，抽身就往外跑。他沒有聽見汝毅叫他不要去，可是突然艙外一個粗闊的身軀，把狹小的門口封閉，一支電筒和一支手槍，對正他的胸前，攔住他的出路。

『不要響！不要響！』吆喝而帶顫慄的聲音，從那執着手槍的漢子喉中發出。

接着喝一聲：『出來！』

洪濤等三人彷彿受了催眠，一時沒有反抗的思念，事實上也不能反抗，只得一同走出艙門外。

『去！』再一個命令。大漢殿押着三人在船邊長廊走。走不幾步，看見烏黑的一個屍體橫臥路中，那便是剛才槍聲結果的一個印度更夫。

由長廊轉下扶梯而到大艙，原來許多人已先困在那裏了。其中不少衣服漂亮，

顯然是從大菜間屈駕下來的。像那留着日本鬚的男子，匆忙中披了一件花旗袍，倘在別個場合，必引起哄堂大笑，然而目前那裏有笑的餘地？另在一個瑟縮着的一個小姐，因睡衣單薄，和胆小受驚，抖震得實在可憐。船機的響音早已頓了，而受驚過度的人是哭不會叫的，在確息的空氣裏，慘黃的燈光下，艙裏的一切現呈絕對死的景象。

被迫押的陸續來了好幾個，沉默近長幾十分鐘，船便繼續開行了。

機聲把人們僵了的腦子震醒，於是開始思想。仲達現在才恍然大悟是遇匪。汝毅疑問着：搶劫何必把人驅到大艙來？洪濤更有一個大疑問：為什麼劫得這麼容易？船邊四週明明裝着堅密的鐵欄，怎的像全無防衛，只響兩槍便全船遭劫？其中必有內幕！

當然有內幕！如果沒有內鬼，劫掠是不能成功的。從上海開行以前，早就有二十三個匪徒混充客人，分搭各等艙位。那邊小事，最要命的，那掌管機房的頭目早受賄通，匪黨有了把握，才敢下手。三更半夜一齊起事，船主束手無法。雖然船上

也有好幾名保衛團，然而他們都是聰明人，度德量力，君子不立危牆之下，未等強盜來繳械，他們已把那生鏽的老銃丟下了。只有那紅頭阿三，不知內幕，不顧利害，本着他的愚忠愚勇，挺身阻擋強盜，結果便是送命。蓋棺定論，紅頭阿三和侵掠者奮鬥而死，是爲羣象犧牲的烈士，可憐他不知道自己在聰明的人世間，做了一個阿木林，做了A字第一號的「譚虎兒！」(Dumb fool)

輪船開足馬力駛了一會，彷彿靠近岸邊而停了。陸續幾批強盜由駁艇湧上來，在勝利威風中吆喝着，夥伴齊集，於是把旅客身上搜剝一遍，錢包，金錢，戒指，一邊剝一邊嚷着「揀參」「收柴」等等半通不通的暗語。

汝毅心裏想：這回却是劫完了，可是自己行李書藉居多，值錢的東西有限，只望他們快快「揀」完「收」完，好釋放自由離去這緊閉的大艙。他不懂揀參收柴意思是擄人，而自己同行三人都已入參柴之類。

他們終於知道是被擄，跟着財物被押下駁艇。過艇的時候，仲達本有機會跳下水裏，在黑暗中潛逃；可是他有冒槍彈的胆，卻沒有丟下朋友獨求僥倖的勇氣。平

日儘管洪濤吵嘴，此時覺得自己是那瘦弱的洪濤的保護人，就算強盜不擄他他也要跟去。當時仲達未必把這問題分析這麼清楚，只是不假思索地同去。朋友之所以爲朋友，在這一剎那分別出來。

搭客不能全數擄去，只是隨意選了一部份而已。至於婦女，一律不要。不但因爲「擄家」們都以女人爲不吉，原來這一股強盜的頭目是一個有名的女賊，曾明令禁擄婦女。

貨物和人都是下了駁艇，却遲遲未開，爲的是被擄中有一個小孩子，他的母親必要同去。跪着哀求無效，便哭着死死地抱住孩子一同下艇，強盜們簡直無可奈何。終於一個老資格的找出辦法：碰！一槍，只剩下小孩子悽慘的呼號，然而他的媽媽不聽聞，並且放手讓他被奪去；因爲她的靈魂已脫離人世的苦海，她的身軀已被推入船邊的海水了。

酸淚從許多人的眼眶滾出來，死的氣息重重地壓着恐怖者的心頭。於是駁艇離輪船而去。

賊艇的容積不小，前後堆載贓物，蓬艙內載人，洪濤等三人也就貼坐在一塊。艙小人多，比下艇時溫暖得多了，而洪濤的顫慄仍舊不停止。

『不要害怕。』仲達低聲破了沉寂。汝毅也自慰慰人地說：『天大事也有辦法的。』

『當然不用害怕。』一句粗重而生疏的口音參加他們的談話，那是坐在他們旁邊的一個強盜說的，『我們和你們沒有冤仇，要的不過是錢，總不會難爲你們的。』說罷，從自己身上分一件單衫給洪濤穿。

肉票對於強盜原本祇有仇視，可是這個強盜態度如此，汝毅不由的也用客氣的態度答了他。

『你們也太不當心了，怎的加入被擄？』那強盜這一問實在太滑稽了。

『綁票還說什麼加入！』仲達有點生氣。

『不，』那強盜解釋，『我們這回目的是劫財物；至於綁票是附帶的，除三兩條肥參之外，其餘都是隨手拈來的。假如你們聽聞風聲馬上躺起，我們弟兄不見得